

完颜海瑞文集

「第一卷」长篇小说·归去来兮

西廂小曲元人自稱清書作于
遼國其流所寄能附三朝驛
國事詞源而得者著大。由
自文同源而得者著大。近日
優者甚多。而究竟作者
是詞曲一道。但有古書堪
有眼皆同替目。元陸辛克公
廣多。差毫厘而謬千里者
雅文字。即有。雅文字之
飛五命。指于誤詞製曲之事
其故。雖有三焉。一則

小曲元人自稱清書作于後代。則當日之元。亦與五代。主
其流所寄能附三朝驛。而掛學士文人之名。類哉！叶帝之
詞源而得者著大。由是觀之。誤詞非末技。乃與史傳
同源而得者著大。近日雅慕此道。刻欲進端元人。配
者甚多。而究竟作者寥寥。未聞能唱。其故維何？
詞曲一道。但有古書堪讀。並無成法可宗。端家元幻。
有眼皆同替目。元陸辛克公。詞澤無人。事途而底者
。差毫厘而謬千里者。亦復不少也。當怪天地之間。有
文字。即有。雅文字之流。脈脈流傳。載之于書者。不啻耳
命。指于誤詞製曲之事。非但暗而未詳。而且為之不通。
其故。雖有三焉。一則為此理甚難。非有言。止。想意
入云書之。外者。神鬼。如。不。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第一卷】

完顏海瑞文集

WANYANHAI RUI WENJI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完颜海瑞文集(1-8卷)/完颜海瑞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396-3057-1

I.完… II.完…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64295号

完颜海瑞文集

完颜海瑞 著

策 划:徐海燕

责任编辑:汪爱武 欧子布 曾 冰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700×1000 1/16

印 张:174

字 数:3,000,000

版 次: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396-3057-1

定 价:290.00元(1-8卷)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完颜海瑞简传

完颜海瑞，1943年7月7日生于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一个满族聚居的完牌坊村。此地文采儒雅，世代书香。1960年，海瑞因家境贫困加之有对“大跃进”、“自然灾害”的不满言论受批判，被迫于高中二年级肄业。为生计，做过搬运工、建筑工、担水工、刷碗工、小学代课教员等；1960年10月到合肥市文化馆工作，在开展群众文艺活动的同时，坚持自学和业余创作；“文革”期间，因反“文革”言论被隔离批斗，1978年彻底平反昭雪；1980年调合肥市曲艺团任编剧；1983年到市文化局戏剧创作研究室作专业编剧，创作大型戏曲剧本、曲艺作品《常金花斩夫》、《女儿志》、《李闯王》等数十部（篇），多演出（播）或发表、出版并获奖；1987年、1990年获得安徽省职工自学成才一等奖、被评为全国职工自学成才积极分子；1990年调合肥市文联任副主席；2000年以后任文联主席。

完颜海瑞于1988年以后改行从事文学创作，发表、出版长篇小说《归去来兮》、《天子娇客》、《神鹰》、《神剑》、《丁玉兰》和诗集《抱冰斋诗词曲》，电视连续剧《梅姐》等多部作品以及散文随笔多篇。其中三部长篇小说（《神鹰》、《归去来兮》、《天子娇客》），四首诗歌及电视剧《梅姐》在全国或安徽获奖。

完颜海瑞还主编过六卷本《合肥文学五十年》、四卷本《人文合肥文化丛书》等文学、文化书籍。

完颜海瑞是国家一级编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曾任安徽省文联委员、连续四届安徽省政协委员；出席过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第八次全国文代会和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作家代表大会。完颜海瑞事迹被选入《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国戏剧家大辞典》、《中国少数民族专家学者辞典》、《当代中华诗词家大辞典》、《中国自学成才者辞典》等辞书。

完颜海瑞的座右铭是：文行律己，毁誉由人。

自序

完颜海瑞

说到出文集,过去从来没有奢望过,要是在二十世纪,我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因为在八十年代前,全国出文集也就那么几位大家、大师,国人顶礼膜拜,尊为典谟;后来的情形就不一样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至当今,作家出文集者逐渐多了起来。在全球化、市场化、传媒化时代,一方面文学在不断地被边缘化,被冷落,有点灯火阑珊的况味;一方面文学又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就达千部之多。说不定在万人竞呼中真的冒出几部像《红楼梦》那样的伟大作品来呢。当然我是没有这天才与豪气的,但也不反对人家去拼搏和竞争。仔细想想,自己也出版了几百万字的作品,有的作品确实写得还可以,于是决定挑选出三百万字来编成八卷本的文集,大体可以看出我的思想历程和创作轨迹。文集出版后,毕竟是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小花,一片绿叶,在姹紫嫣红中一展风采。如果读者能阅读其中的三部、五部,十篇、百篇,如果能从中研究出我的创作思想、作品堂奥,也就达到出版文集的心愿了。

出版文集了,我真的是百感交集。我的人生道路和创作历程,实在是太多的坎坷、太多的苦难、太多的艰辛了。

—

我生长于合肥东乡完牌坊,一个女真民族后裔聚居的小村。千柳环抱,清水回绕,牌坊高耸,石马石狮,乾隆皇帝御笔书匾“竹节松荫”嵌于门壁。当年四方八转人都说完牌坊是个文人荟萃、腾蛟起凤的风水宝地,自清以降,从这里走出的进士、举人、太学生、庠生、文林郎、奉政大夫、朝议大夫近百人。清光绪年间,曾任出使英、法、意、比大臣和顺天府尹的龚照瑗就曾盛赞完氏“基厚者势崇,源远者流长”,“文采儒雅,辉映至今”……然而

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却日渐式微，远远比不得祖上文风鼎盛的气象了。但完姓却依然沿袭优良传统，家家重教，户户读书，村中琅琅书声终年不绝。这个女真遗民的村落早就认识到先祖完颜阿骨打们驰骋于马背、娴熟于骑射而唯独匮乏文教，因此，后来潜影斯乡的子子孙孙才世世代代尚文偃武而沉浸在浓浓的书香氛围中，为的是弥补先祖的缺憾吧。

然而我却没有这个福分，我的父亲去世时，我才五岁。母亲便担起启蒙先生的义务，她祖籍吉林，是一位银行家的女儿，自然受到过一些教育。她先是教我读方块字，继而是《三字经》、《百家姓》、《龙文鞭影》之类，还不时吟诵唐诗、《千家诗》和我父亲的两部诗集，我却是朦朦胧胧不解其意。母亲爱读小说、爱看戏文（这一点却深深地影响了我，乃至这一辈子），《红楼梦》、《三国演义》、《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书，常常读几段给我听，头脑中就鲜活着一些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村子里常常演戏，特别是每年秋收之后，鼓书艺人来说唱，一直延续到次年正二月，我就挤在大人圈子里聚精会神地听书。母亲的熏陶加之对戏剧和鼓书的浓厚兴趣，大概是对后来我喜欢文学、戏剧进而走上创作之路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吧。

解放后，上小学了，但过于顽皮，母亲因此很伤心，她企图以父辈的学问和荣耀来开导我。她说当年祖父为了培养父辈，请了英国人、西班牙人还有前清宿儒教他们外语和国文。后来我父亲毕业于燕京大学，精通外语，曾在总统府当过秘书；二叔也是大学毕业曾任国民政府的中长铁路总办，通晓四国文字；小叔叔会画画，会捏造泥人，捏谁像谁，现在成了剧作家等等，以此来激励我勤学苦读，将来也像父辈那样有学问。但是，使我终生遗憾的是因为家境极度贫寒，我竟一辈子也未能与大学结缘。

日子过得极其艰难。久旱无雨，八九岁便和母亲在干涸的池塘里挖掘土井，然后爬下去，一舀一舀地装满水桶，双手抱着扁担，踉跄地与小脚母亲抬着小桶到山芋地里浇苗。间歇时，母亲还不忘教我背诵“锄禾日当午”的诗篇。冬夜飞雪，我趴在箱子搭成的书桌边读书，茅屋外的朔风吼叫着卷起雪花雪豆扑打着窗上的油纸叮咚响，昏黄的油灯下，母亲坐在桌边的椅子上纳鞋底，怕我冷，在我的脚下放着一只火罐，膝上放个父亲留下的铜焐壶。夜深了，瞌睡得直打哈欠，母亲取下髻上的簪子将灯草往油碗前拨动，屋子里显得亮了许多。她用冰冷的毛巾擦着我的脸，我的精神顿时为之一振。接着，她又唠叨起说了上百次的头悬梁锥刺股，映雪囊萤之类我听腻了的故事，加上一日两餐都是麦粥、菜饭、山芋、咸菜之类，夜里就容易

饿,这时母亲便以“把这篇背熟了给你吃个煮鸡蛋”为诱——这可是莫大的诱惑啊!远远大于今日去星级饭店赴宴的吸引力!于是亢奋,漫天飞雪的乡村之夜,我摇头晃脑一声高一声地背诵着今古贤文。或许是因为天资不算笨,或许是有所谓遗传基因,我居然也能舞墨涂鸦,写上几首歪诗。

二

1955年秋,到省城合肥上初中的那一天我终生难忘。鸡叫声中母亲便点起油灯,为我上路做饭,风箱发出欢快的鸣唱声,炉膛里的火光映着母亲兴奋的脸,我知道她那一夜都没曾睡着。

我背着那床母亲缝补了十多个补丁的棉被,挎着个蓝布包袱,炒豆、咸菜等等都装在几只小罐里。母亲送我沐着新月、顶着星星、踏着露水在秋虫唧唧声中走了一程又一程,天光大亮时才依依惜别。

带着母亲的爱和祝愿,带着故乡浸润着的浓浓文化气息,带着父辈们尚文好学的优秀文化传统,我进了名师荟萃的合肥二中校园。于是知道了巴金、郭沫若、鲁迅、茅盾,知道了泰戈尔、托尔斯泰、莫泊桑、狄更斯,知道了拿破仑、费尔巴哈、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学校图书馆成了我在知识宝库中游弋的迷宫,校园池塘边的柳荫便是同学少年驰骋想象的摇篮。三年飞驰而过,我的语文老师用自豪的语调宣谕我以全省作文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取了高中。

母亲的善良、宽厚和故乡淳厚的文风、家族传统的礼仪,只灌输我仁爱、礼义、刻苦求学的思想,却没有教会我阶级斗争的观念。水晶般纯洁的心从不知道设防,以至在大唱辉煌、大论跃进的岁月中忽然目睹狂热后的凄凉、贫穷的景象时,自幼耽于思考的积习便口无遮拦、不合时宜地直言无忌了:“稻子怎么可能一亩地产十万斤?我老家田地里最多只能产几百斤!”“唉,我家乡饿死人了,真惨哪!”大概就说这几句,突起风波,横祸飞来,第一次领略了被批判的滋味。而我当时却是仅仅十六七岁的学生,可悲的是怎么也弄不懂为什么说的都是实话便成了反动的了?老师不是教育我们要诚实诚信,不要撒谎么?为什么老师同学批判我时都异口同声说谎呢?究竟是在说谎还是他们在说谎?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分明是全国都在浮夸,都在说谎!

在原学校我是再也混不下去了,老师同学那种冷漠的目光和如避蛇蝎

的举动使我受不了,我便提出转学。一提就准。可能是因为我这样的学生还没有达到开除的档次吧?转学证书上的评语毫不留情地写上两条:一、攻击社会主义新农村(未挑明我说“饿死人”的具体言论)。二、污蔑大跃进(未指出我说水稻亩产达到十万斤不可能的原话),政治品行等次自然是个“丙”。可想而知,这一纸如沾满瘟疫和病毒的转学证,哪个学校也要拒之千里了。我就这样成了贫穷的乞丐,一个四顾茫然的流浪儿了。

到亲戚家觅食,乞求几块钱,看尽了白眼霜颜。人穷不能没有志气,天无绝人之路。为了生计,便拉板车、做小工、挑水、刷碗、做代课教师、当保姆……夜间蜷缩在人家的大门廊里,靠墙停放着一口红漆棺材,下面堆放着浓烈的呛鼻的石灰。夏日酷暑蚊蝇肆虐,冬夜严寒风雪刺骨。在这常人难以忍受的恶劣逆境中,要么带着满腹牢骚和无限遗憾在厄运中沉沦,要么从困厄中崛起,求索、奋斗。我当然是选择后者,“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作《离骚》……”太史公这段千古名言似一盏闪耀的明灯,使我栖息着的这间门廊也顿觉光明而轩敞。于是,拂却一天十二小时的辛劳,抖擞精神,趴在棺材盖上,就着门廊里那盏昏黄的路灯,或读书、或摊开稿纸,又开始做起我的五彩缤纷的文学梦。

三

1960年10月,我把高中时在刊物上发表的几篇曲艺作品和小剧本贴在一叠白纸上,又附了一封非常诚挚的求职自荐信,寄给文化局的领导,意外地得到他们破格录用的通知。让我感动的是,那位出身名门、文化底蕴很深的女局长并没有审查三代,像对待每一个文艺创作上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一样,将我安插在文化馆工作。

一股清凉的甘泉流灌心田,甜甜的,我感动,社会毕竟没有遗弃我。

25元的月薪在当时的我已是很满足了,我将它一分为三,寄5元孝敬母亲,12元作生活费,剩下的便是购买图书了。文化馆工作很庞杂,晚上也要组织文艺活动。深夜归来是最好的读书时间,偏偏天井对面房子里的青年同事喜欢吃喝玩乐,划拳行令,狎女嬉戏,喧嚷哗然,浪声不绝,又喜欢对着我的小窗吹唢呐,虽然紧闭窗户也不禁大噪,便干脆逃避。独立郊外板桥,置身三千银界,清辉泼洒,流波泛光,洗净心头的氤氲。回到宿舍已是夜半时分,喧声全消,一片死寂,于是朗声诵读或伏案写作。因着一位京城

朋友的相助,在这间小屋里我系统地研读了中国戏曲学院戏剧文学系的大部分教材,《艺术概论》、《中国戏剧史》、《剧作教程》、《诗文讲析》,等等。又一位少年时代同学伸出友谊的双臂,我有幸去安徽大学旁听各类文学讲座。年轻的生命,充沛的精力,强盛的记忆,持之以恒的韧性,似长鲸吸水,广纳百川;如小草承露,兼容并蓄。用了比我那些幸运的同学在大学里五倍到十倍的苦力和汗水,走了远于这些学子十万八千里的迷途弯路,在迷茫无涯的知识大野中开拓闯荡,摄取人类文明的甘露和成果。

这期间写作发表了许多诗歌、曲艺和小型剧本。

四

“文革”风暴掀翻了共和国的正常秩序,摧折了无数栋梁之材,也摧毁了我年轻的美好憧憬。

当时文化馆与图书馆、工人文化宫合并成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我更清楚地看到了省市文艺界落花流水的景象,看到全中国的优秀文化人桂冠落地,受尽蹂躏的惨状;又痛心地看着故乡完牌坊的古建筑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乾隆的题书石匾被外姓人搬去砌在猪圈墙上,朱元璋亲笔赐赠的“完”姓节略被本族兄长烧毁,我家祖传的宋版十三经及赵子昂和郑板桥的名画、翁同龢的书画也付之一炬。我陷入迷惘、疑虑、惊心、怨恨之中。在密室与朋友交头接耳或慷慨陈词,“文化革命为什么要摧毁文化?”“江青为什么如此倒行逆施?”“中国百分之九十五的知识分子被打倒了!”到了1970年暮春时节,一个与之密谈的朋友出卖了我,我被抄家毁室,投进“牛棚”。无数次交代,无数次批判,无数次凌辱,无数次体罚……遭到专政队在肉体和精神上残酷的折磨,每天只准吃五分钱的青菜,严重的营养不良,造成浑身浮肿。要求在室外晒太阳,蹲点组负责人就说我缺的是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硬是不准走出黑暗的囚房。我渐渐从迷茫和恐怖中沉静下来。封闭上锁的囚室总比栖息人家的门廊强,喧嚣变调的批判权看做不断狂癫的鸦噪犬吠。斗室内窒息闷热,蚊蚋嗡嗡,又不给帐蚊帐,便睡在水泥地上,落下了气管炎、关节炎的顽症,直至今日年年复发。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心生怨恨,偷偷作诗反晒:“大字报文皆狗矢,风吹一树鸱鸢狂”,“天公自有回春力,锄尽荒榛植杜蘅”。强烈的悖逆心理,形成坚强的精神支柱,我不相信知识从此无用,更不相信世界都变成“白卷先生”,家乡流传的

谣谚“三代不读书，不如一头猪”在幽闭的心湖中泛起涟漪。于是，自制日历悬于墙壁，上书毛泽东诗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苍天不负苦心人，竟然发生了因祸得福的奇遇。在隔离的囚室套间堆放着万册待毁的“封资修”书籍，我无异于沙漠中发现了甘泉般地惊喜，于是利用看守入夜的困倦和粗疏，潜入书城，以黑布遮灯，在书堆上读到鸡鸣四起，读到天光大亮，读完了《鲁迅全集》、《中国近代史》、《诗词格律》、《中国古典戏曲集成》……还嫌不过瘾，求助一位好心的青年，他冒着同情“阶级敌人”的风险，偷偷塞进囚室20余册空白毛边纸本，我坐在案边装着写交代的样子，研墨握管，抄录了近30万字的典籍：《李笠翁曲话》、《李璟李煜词集》、《鲁迅诗稿》、《红楼梦诗词钞》、《西行漫记》和《毛主席诗词》等等，蝇头小楷，犹如刻版，至今每每翻看，仍自惊自怜，不相信在那辛酸的日子里出于己手，后来作为奇迹典范，参加自学成才展览。

终究没有沉沦，没有颓唐，“幽室但怜诗兴在，一天星月耀皋丘”，“男儿莫学可怜虫，到处逢人一叹中。苟且偷生留笑柄，宜将心血绘孤松。”砥砺文章，题诗作词，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自乐矣。

五

随着“四人帮”的粉碎，我自然也得以平反昭雪。1981年后正式调入合肥市文化局创作研究室从事专业创作。从此以后，尽除纍继，于是日以继夜地拼命写作，虽然青春已逝，但生命热情空前高涨，要努力弥补被剥夺的岁月沧桑所留下的空白。到九十年代初，接连创作了《常金花》、《女儿志》等五部大型剧本和数十篇曲艺作品，连续发表诗词并出版长篇演唱文学《李闯王》、长篇传记文学《丁玉兰》和长篇历史小说《神鹰》等作品。我被评为全省、全国自学成才积极分子，相继评上二级、一级编剧职称，享受省政府、国务院特殊津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担任合肥市文联主席，连续四届省政协委员……

我没有什么特殊天赋，又没有进过大学，唯刻苦以求自强耳。成绩和荣誉，对于我这样一个历尽坎坷只有高二学历的人来说，实在是来之不易啊！所以我自警自诫，“文章憎命达”，“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在境遇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决不可沾沾自喜，停滞不前，更须有自知之明，更需要检点身心。1995年夏季可谓是炎天盛暑了。在难熬的几个里，我执拗着

不进安有空调机的卧室里写作,觉得在五十岁上更须磨炼日渐松懈的意志力,更须顺乎自然使机体适应对冷热的抗御。我赤膊上阵、挥汗如雨,一面进行长篇小说《神剑》大样的校对,一面修改誊抄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天子娇客》。在这些工作的间隙,我从过去写作的600多首诗词中编选300首润色加注成书《抱冰斋诗词曲》。

此后四年,这三部著作相继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进入新世纪后我依然没有懈怠,用三年的时间创作了一部新的长篇历史小说《归去来兮》,于200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岁月静静地流逝,生命渐渐地变老,就这样年年月月、日日夜夜案前枯坐,非读即写。以“抱冰斋”为书斋号自警,典出《吴越春秋》,“冬常抱冰,夏则握火,愁心于户,出入尝之”,意在刻苦自励耳;我矢志不移地遵循直面人生、独立思考、自由思想、文以载道的法则。这个道便是人民之道,真理之道,心中之道。我常常策励自己,把握时代脉搏,深入现实生活,亲近芸芸众生,汲取丰富的营养,激发创作的灵感;即使在以历史为题材的创作中,也都是以当代人的思考重新审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借助历史,喻示现实,努力寻找历史和现实的契合点。注重人文关怀、人道主义和人性发掘,忠于感受、忠于艺术,竭尽全力地希望能创造出一些具有鲜明艺术个性的典型形象来,哪怕读者记住其中一个“形象”,我也就很欣慰了。同时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学习借鉴我国古代文学优秀作家和现代文学大师以及外国经典作家的深邃思想、深厚学养和高超艺术,冷静思考我国当代作家的成功与不足,经验与教训,也常常苦思冥想,当代文学未出“大师”的症结何在。尽管当代文坛沸沸扬扬,万紫千红,一片繁荣。可谓是名家如云,名作如林,大奖如麻,鼓吹之声更是响如雷鸣。排座次则位越李白、苏轼、茅盾、郭沫若;论成就每誉为史诗、巨擘、泰斗、里程碑,大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飘飘然卓立千古之态。然而,纵览当代文学,为什么创作不出一个像贾宝玉、阿Q那样的家喻户晓的艺术典型形象来呢?是否与太多的作家想当大师、梦寐不朽以至太心浮气躁有关呢?我当然不是什么大师、巨擘之流,但置身于文艺界尚能自重,寂寞耕耘,不尚浮华,不赶热哄,更不入帮结派,损人利己,保持自己的品格、尊严和节操。文行律己,毁誉山人,以德报怨。生命那么短暂,何必把精力耗费在那种实际是患得患失、争名夺利的蝇营狗苟之中呢?我以为,一个人的一生,只要能做好自己喜欢做的事就是很

幸福的了。

六

这部文集由八卷组成。

第一卷,收入长篇历史小说《归去来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5年12月出版,小说出版前曾在报刊连载、选载。小说出版后受到读者、评论家和媒体的好评,《文艺报》、《文学报》、《安徽日报》、《文艺百家》、《安徽文学》等全国多家报刊发表多篇评论文章,给予较高的评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合肥市委宣传部联合召开过作品研讨会,全国和安徽的数十位文学评论家、作家对《归去来兮》在思想、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小说获得“安徽文学一等奖”(一等奖空缺多年)。

第二卷,收录长篇历史小说《天子娇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小说曾在《安徽日报》、《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今古传奇》等报刊连载、选载、缩写,被改编为30集电视连续剧和长篇连环画出版,全国四十多家互联网站全文登录或发表评论,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文汇报》、《安徽日报》、《新民晚报》、《当代文坛》、《中国二十世纪论坛》、《安徽大学学报》等全国报刊发表长篇论文或短论。1999年在北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举办了“长篇历史小说《天子娇客》”座谈会,中国作协负责人和国内知名评论家出席并对小说给予赞誉和肯定。小说获2001—2004安徽文学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第三卷、第四卷分别是长篇历史小说《神鹰》和《神剑》,反映明朝末年女真英雄努尔哈赤崛起辽东统一女真各部并与明王朝的矛盾斗争的故事。小说出版前曾在报刊发表或选载、产生一定的影响。《神鹰》获1993年全国长篇小说作品二等奖、华东图书奖。《神鹰》和《神剑》是我与叔叔完艺舟合作的。由于是叔侄合作,非常默契和愉快。我们是完颜阿骨打的后裔,对于女真民族英雄的业绩,自然是投入更多的热情,摒弃狭隘的民族观点,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十分客观地艺术地再现那一段真实的历史。“小说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在诸多方面都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与创新,既继承了我国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又很注重典型环境与生活细节的真实刻画,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具有生动的历史真实感,创造了女真民族努尔哈赤这位英雄人物的青年时代的形象。”

第五卷是散文卷《江山空锁》。我写的散文不多,而且多为历史文化散文,往往是游览、凭吊、拜谒古代胜迹、古人陵墓、庙祠或阅读历史典籍所生发的感慨、思考后直抒胸臆,其中一些对历史人物的议论、评说是我个人的思考和看法,可能仅是一家之言吧。这些散文发表后,赞誉、批评者皆有之。我很偏爱这种文体,发古之幽思,明今人之观照,纵横捭阖,汪洋恣肆,思想羽翼自由翱翔,心之灵犀通联古今。我还打算继续不断地写下去,力争写得更好更美、更有品味、更有个性。其他一些篇什,如书评、游记、随笔等等,兼而收之。

本卷在散文集后加了个“附录”,选录部分对我的小说、诗歌等的评论文章;意在文集中立此存照,供读者阅读时参考;而对个人的这几篇介绍文字,从各个方面客观地介绍了我的情况,有助于对我的人生历程和创作之路的了解。

第六卷为诗词卷《抱冰斋吟》。我幼时便在母亲和兄长的影响下,喜欢古典诗词,十一二岁便涂鸦作诗,但不懂平仄对仗之类规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有意研读古典文学,对诗词更是偏爱日增,特别是在1970年关“牛棚”时,有了绝好的学习机缘,比较深入地学习诗词格律和作法,八十年代后则诗兴大发,频繁写作并向报刊投稿,那期间在省内外报刊发表了大量诗词作品。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就结集出版《抱冰斋诗词曲》,颇受读者与诗词家好评。安徽省民族委员会还专门为我召开了座谈会。这次出版文集,又收录了后来发表和未曾面世的一些诗词曲赋作品。我把这些作品按内容进行大体分类,冠以“时代之声”、“江山履痕”、“感时咏事”、“吟怀恣思”、“友声萦绕”、“缱绻细情”等名目。如同分类所示,我的诗词内容既有热血沸腾、昂扬激烈、豪情满怀的一面,亦含彷徨低回、悲怆哀愁、缱绻细情的述怀。所谓人性的复杂尽显篇什。

我虽然也足迹东洋、西洋数国,却未写过一首诗词,可能是我的骨子里“大中华”文化传统观念太顽固使然吧。

第七卷为传记文学卷《飞鸿雪泥》,包括《翻开尘封的档案》、《庐剧演员丁玉兰》、《越剧演员周桂芳》、《剧作家张步禹》四个部分。收入文集前都曾经出版、发表、连载过,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丁玉兰和周桂芳分别是庐剧和越剧表演艺术家,在人民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深受观众的喜爱。我意图用纪实文学的形式展示她们坎坷的人生和艺术道路,当然也写了她们的艺术个性和辉煌成就。她们两位都是我尊敬的长者和艺术上的朋友。

张步禹是我的执友，莫逆之交，是位非常有成就的剧作家，他把毕生的精力和才华都献给了戏剧艺术事业。本卷首篇《翻开尘封的档案》，记录1970年我因反“文革”而被关“牛棚”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可称是那一段特定历史时期的自传。以史为鉴，悬胆尝之，也是所谓为了忘却的纪念吧。

第八卷是戏曲、曲艺、电视剧卷《演艺清画》。我的专业创作是从戏曲和曲艺开始的。所以后来评职称是一级编剧。我曾为越剧团、梆剧团、京剧团、曲艺团写了六七部大型戏曲剧本和相声、河南坠子、安徽大鼓之类。戏曲、曲艺多被剧团上演，有的还被外省移植。本卷选入的《常金花斩夫》、《女儿志》是著名越剧演员周桂芳、史翠珍口述传统剧目剧情而由我执笔创作的。这两个戏不仅在省内外多场演出，还在安徽获奖并在戏剧刊物上发表过；而另外几个戏虽然也曾上演但剧本未曾发表故未选入。小戏《俩姐妹》是我上中学时写的，当时才十六岁，虽然很稚嫩，但这是我在省级文艺刊物上发表的处女作，收作纪念。

我写过上百个曲艺节目，其中四十多万字的长篇演唱文学《李闯王》，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刊物连载，还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他各类曲艺作品多在报刊发表或演出，但均未选入文集，仅选相声《活着不算死了算》（在安徽相声创作比赛中曾获二等奖）；《登黄山》两篇，意在标示我曾经搞过曲艺创作。电视连续剧《梅姐》上世纪九十年代由合肥电视台拍摄放映，并在中央电视台一、四套和许多省市电视台播放过，获安徽灰喜鹊电视剧奖；《黄山的神话》（与王鹏飞合作）系根据黄山的传说创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本由外省一家电视台拍摄，因经费不足而搁浅。风光加神话，如果搬上银屏，说不定很好看。

文集终于出版面世了，感慨之余，心存感激。在文集筹备出版过程中，一直受到中共合肥市委宣传部和文联党组的关怀和支持，同时得到市人大、市政府有关领导的热情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对合钢集团公司、四方化工集团、氯碱化工集团、精大仪表公司、合肥客运总公司等企业对接集鼎力资助深表谢意。同时对徐海燕、刘晓明、王岩等同志的友好帮助，一并表示感谢。最后要提一提我的妻子李青云，我的许多文学作品从创作到出版，她几乎全程参与，鼓励、慰藉和无微不至的体贴、照顾，乃至反复誊抄、打字、印刷……与我一同经历了艰辛和忧患，分享快乐与荣誉。有人戏言，我在创作上的成绩有一半归功于贤妻。斯言极是矣。



总 目 录



自 序……………完 颜 海 瑞

第一卷 长篇小说·归去来兮

第二卷 长篇小说·天子娇客

第三卷 长篇小说·神鹰

第四卷 长篇小说·神剑

第五卷 散文·江山空锁

第六卷 诗词曲赋·抱冰斋吟

第七卷 传记文学·飞鸿雪泥

第八卷 戏剧电视曲艺·梨园清圃

【长篇小说·归去来兮】

目
录

001	第一章
017	第二章
048	第三章
070	第四章
093	第五章
117	第六章
136	第七章
157	第八章
173	第九章
192	第十章
211	第十一章
232	第十二章
263	第十三章
292	第十四章
318	第十五章
337	尾声
339	后记